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故物永生

傅菲
著

埋着最亲的人，种出吃不厌的菜蔬，这样的土，就是故土。
在一个院子里，最敬爱的人，慢慢老去，老得只剩下一把摇椅相伴，一盏昏暗的灯照着旧年的木窗，这样的院子，便是故园。

AL UNIVERSITY PRESS

大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故物永生

GU WU YONGSHENG

傅菲
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物永生 / 傅菲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7.10

(中国当代原创文学)

ISBN 978-7-5598-0397-9

I. ①故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439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 421002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8 字数: 250 千字
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床	1
摇 篮	14
灯 光	18
木 箱	30
白蓝衫	44
粥	53
铁	61
八仙桌	72
米 语	85
瓦：烈焰的遗迹	94
糖	102
渡 口	114
棉花，棉花	121
碗	129
泥：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史	140
火 炉	150

屋 舍	156
土 墙	166
灰 炉	174
炊 烟	179
瓦屋顶	186
门	195
水 井	205
院 子	214
鞋	219
木棺：生命最后的仪式	229
后记：之所以谓故乡	247

床

在屋舍,最安静的角落,属于一张床。床,是梦开始的地方,也是梦结束的地方。静静的,床,一直作为时间流淌的河床,让我们不要遗忘,那些在床上安睡过的人,是时间的使者。使者抱着一卷草席而来。他可能来自泽国,也可能来自雪国。是我们远古的祖先,也是我们未来的祖先。

草席是床的盆地。在葱茏的南方,一种茎直立、白色髓心的草本植物,遍布水泽。惊蛰之后,天一生水,好雨知时,残雪消融,草芽萌发。雨水到来,催促着这种古代称作“蔺”的席草,丈量阳光的长度。席草单生细柱形,无节,叶片退化,茎内充盈,坚韧而有弹性,适于编席。席草草茎圆滑细长,粗细均匀,壁薄芯疏,软硬适度,纤维长,富有弹性,色泽鲜艳,清香浓郁。霜降之后,草色渐无,把席草收割上来,暴晒,浸水,再暴晒,编织成草席。漆树喷出血色浓浆,油茶花白艳艳地开在山梁,深秋垂降在

一滴霜露上。卖草席的人，用一根圆木棍，挑着草席进村了。草席卷成圆筒柱，用棕叶绑着两头，一卷一卷地被一根褐色棕绳捆起来。晌午，传来深巷子里的吆喝声：“鄱阳湖的草，床上的宝。卖草席啦，草席，草席，三年不脱线，五年不断草，十年不烂席。”吆喝声，巷子里的人熟悉。每年，挑席来卖的人，是同一个鄱阳人，音腔高昂。草席挑进厅堂，挂在两根竹杈上，卖席人坐下来喝茶。巷子里，听到吆喝声的妇人，也聚集在厅堂，解下草席，摊开在八仙桌上，用手一遍一遍地摸席面，用指甲扯缝线的白线头。妇人一边摸一边赞，说，鄱阳湖的草席耐磨，酥软，吸汗渍，做工也精细，线是白麻线。

烧一壶浓浓的老山茶，滗出茶汁，把草席抹一遍，晒两天太阳，便铺上了床。床是简易的平头床，但结实。床墩是老柚木，有水波纹一样的纹理，油脂渗出，有了褐黄相糅的包浆。床墩被刨子一遍遍抛光，锃光的纹理深藏着制床师傅温和的脾性。祖母曾说，柚木的纹理，看起来，和一个老人的脸部图案相似，这是当年的种柚人，把自己的魂随柚树种了下去，长了上百年，魂有了花纹，守护酣睡的人。老柚木不开裂，清香弥散。手伏在床墩上，印出手的形状，白白的热气在纹理间扩散。四只床脚是用深山老苦楮树做的，敦厚，古朴，像四个山野男人。我们睡在平头床上，微凉的风从木窗吹进来，吻在脸上，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。尤其在夏天，溽热沉闷的空气，噼噼啪啪炸裂，从饶北河游泳回来，敞开胸膛，赤膊而睡，草席幽凉，真是舒爽。旧年的草席会更贴身，把皮肤沁出来的汗渍吸入席草。席草已经被汗渍泡软，纤

维发胀，褐黄色渐渐转为深黄，手摸过去，像摸在泉水下的石板上，幽幽发凉。起身了，草席的纹路便深深印在脊背上，横竖的阡陌，像春耕的田野。草席下面，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。稻草须是深山冷水田种出来的一季稻。稻子收割后，把稻草挑回家，在饶北河浸泡两天，用棒槌啪啪啪啪捶打，去掉稻衣，捶烂穗芒，铺在石滩上晒三五日，水气尽失。睡在新铺的稻草垫子上，特别松软，说不出的安逸暖身。

我在孟夏出生。小满时节，稻穗开始灌浆，枣花初谢，薏苡在水边沙地疯长，藿香蓟和指甲花开得正欢，地稔的果子有了紫黑色。我母亲从地里摘了豌豆回来，身子散了架似的痛。接生婆是我下屋邻居，正在给杨家接生。夕阳渐斜，山梁涂了厚重的阴影。水在大铁锅里噗噗噗地沸腾。我父亲急死了，在房间里跳圈打转。接生婆是个小脚老太太，踮着脚走路，怎么走也快不了。我大哥拉起平板车，拉上老太太，飞跑回家。接生婆跨进房门，我已经落地了。我出生的房间是右边厢房。我的到来，给我母亲带来的忧愁，远远多于快乐。家里常年断粮，母亲缺奶，我怎么成活，都成了问题。

另一位母亲让我活了下来。一个人的死，让我得以生。我母亲把我抱养给一位王姓邻居。奶娘叫梅花。她的女儿刚出生就夭折了。我吃她的奶水长大，吃了三年。作为乡村的孩子，我可能是最少睡在母亲身边的人。三岁之后，我便和我祖母祖父同床。我十三岁，奶娘搬家，迁移到百里之外的小镇，我每年都要去看她。她黑瘦的脸，病恹恹的身子，几十年都没改变。奶娘

对我格外疼爱。也可能是她看见了我，便想起了她夭折的女儿。我的身高，我的体重，我的笑脸，或许是奶娘从不表露的痛。当她用手抚摸我的脸颊，抚摸我的肩膀，抚摸我的头发，抚摸我的手，在她眼中，我是她复活的女儿。

我出生的那张床，一直由父母睡着。因为蛀虫噬咬，床脚的木质开始腐烂，落下米糠灰一样的木屑，床已经摆不方正了，人睡上去，咿呀咿呀作响。但母亲一直舍不得更换，父亲便找了河石，平坦坦地垫在床脚下。母亲在这张床上，生了九个孩子，我是第六个。南方人有月娘之说，生了孩子，要坐四十天的月子，要进补，不能用生水，不能下地劳作，不能受风寒，不然会落下终身病痛。月娘要焐床，额头包一条毛巾，再热的天也要穿袜子。母亲坐月子，一般只有半个月，便下地干活。我祖母对她这个儿媳，并不怎么疼爱，甚至冷眼冷语。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，生了孩子的母亲，我的母亲，吃一碗肉，都非常困难。我父亲，一个杀鸡都会手发抖冒冷汗的人，想尽办法去捕捉野味，煮给我母亲吃。他还用鱼作诱饵，到田畈去捕捉黄鼠狼。这是我母亲所能吃到的肉食。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看电影《宾虚》，看到耶稣受难的场景，瓢泼大雨之中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身体扭曲，血染红了雨水，在大地上横流。我失声恸哭。耶稣就是受难人的母亲，或者说，受难人的母亲就是耶稣。

人在草席上，被一床棉花包裹着睡，那种温暖、舒适、畅爽，是睡在席梦思上难以体会的。风干的汗渍会散发油脂的香味，草席光滑、平整，像夏季长满青苔的石板，它的柔滑和肌肤有大

自然的亲和。棉花有阳光的味道和秋季绵绵的田野气息。到了冬天,雪花一阵催一阵。柚树上、桃树的枝杈上、矮墙上,都积了雪。屋檐悬着的冰凌,终日不消融,尖尖的棱角闪着白光。每天晚上,祖母用一个小火灶,火灶里硬木炭猩红,草木灰覆盖一层,焐在被窝里。整个被窝焐热了,我作业也写好了,溜进被窝里,全身燥热。但睡到半夜,我会被冻醒——小孩拱被子,半个身子没盖上被子。我祖父便抱紧我,把被边折起来,压住。祖父匀细的呼吸和淡淡的酒气,交织着。他的胸口潮水一样起伏。他结实粗壮的手臂像河流抱住田野一样,抱着我。我全身都有了祖父的体温,暖烘烘的,熏人的,从我的毛孔,渗透了我血液。像雨水渗透了大地,像月光渗透了水井。

十岁后,我和两个哥哥,睡到阁楼上。那是一张宽大的平板床,可以睡四个人。床头有一个半椭圆形的窗户。窗户侧边,有两个土瓮。土瓮里,有被母亲上了锁的零食。零食是自己家里做的,炒玉米,冻米糖,炒花生,油炸面片酥,油炸薯片,油炸黄豆。哥哥总有办法,变魔术一样,把土瓮盖打开,偷零食吃。哥哥每天偷,躲在被窝里吃,直至把零食偷完。冬天,呼呼的寒风从窗户里吹进来,我们缩在被窝里,瑟瑟发抖,半个小时后,被子才开始暖和。哥哥便找来破旧的锅盖,挡在窗户上,但风还是从瓦缝里,从锅盖缝里,呼啦啦地灌入。而夏夜多通畅、舒爽,田野的风一阵一阵地漫卷上来,稻香和果香泛着青涩的气息,绵绵的,热烈的。尤其是月圆之夜,窗外的田畴一片银白,阡陌交错。湛蓝的天空,让我无法不把头探出窗外,仰望它。湿淋淋的星

星,相互拥抱着舞蹈,白色的碎花连衣裙在一块圆形的冰面上,被风吹起,多像一只大天鹅。那是一群大天鹅,在舞蹈。她们旋转的裙摆,把星光吹落下来,洒落在我们的屋顶,洒落在门前哗啦啦的溪水,洒落在静默的群山。大地是一面磨光的铜镜,所有的光都得到了明确的回应。我们头顶上,是浩瀚的银河,那里居住着海洋上漂流的掌灯人。那是我们最终的故乡和皈依。我睡在床上漂流。夜晚,是童话的夜晚。安徒生来到了床前,他对我讲述冰雪女王,讲述美人鱼,讲述丑小鸭。这些故事,都和我看见的星空有关,和我沉睡时泼在脸上的月光有关。萤火虫和蟋蟀、蝉、蚱蜢、螽斯、纺织娘,一起编织恬美的梦境。

有一张自己的床,是一种奢想。但我很快就有了,在我十三岁时,有些出乎意料。我大姐夫是个木匠,农闲时,来我家里玩。我说,你没事干,不如给我打一张木床。木头架在厅堂上,有三十多根杉木和苦楮木。姐夫选了两根苦楮木,说,拍起来嘣嘣作响,是上好的干木,做高低床最好了。大姐夫忙活了四天,一张高低床就打好了。两头的床头板,白白的,板心暗黄,幽幽的木香让我想起深山的葱郁树林。床板是旧门板,拼接的。大姐夫二十出头,看起来还是个大小伙子,走路连蹦带跳,喝两大碗酒也不醉,做事干净利落,爽快。我喜不自胜,从阁楼的木箱里,找出发霉的小说看。苏联作家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。书的扉页写着:傅旭前购于郑坊书店。在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下,我连续读了七个晚上。每天读到深夜。我隔壁房间,睡着我的父母。我

母亲睡醒过来，催促我：“你怎么还不睡呀，夜深伤身。”我父亲这时会说：“读书读得进去，是好事，肚子饿了，去饭甑盛一碗冷饭吃，开水泡一下。”不知底细的父亲，还以为我看课文呢。在这张木床上，我看完了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，看完了第一本当代小说——路遥的《人生》。《人生》刊载在1982年第3期的《收获》杂志上，我阅读的时间是1985年暑假，初中刚毕业。杂志是从一位名叫徐媛媛同学手上借来的。三十年了，我再没见过这位同学，但我一直记得她，圆圆的脸，短头发，说话语速很快。是这本杂志，把她深深刻在我脑海里。

正值青春启蒙之际，我爱上了一个同班同学。我经常梦见她。我的床，摆在窗户之下，木窗扇半遮半掩。窗外是一棵尚未开花结果的柚子树。月光把柚子树叶斑驳的影子，投射到我床上。很多年后，我在大街上，第一次听到《月亮惹的祸》，竟痴痴怔住了。那是一家面包店，在街的拐角，耳畔环绕着：“……在你的眼中/总是藏着/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/都是你的错/你的痴情梦/像一个魔咒/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/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……”我停下脚步，想起了那个铺满了柚树叶影子的木床。我曾辗转反侧，曾枯寂地坐在床上发呆，曾趴在床上写下第一封情书，曾躲在被窝里一遍遍地读她的来信。有雨的夜晚，雨星儿从窗台溅落，打湿我床前的鞋，打湿我一个个花影般的梦。梦沿着屋檐水滴落，那么绵长，一滴追随一滴，紧紧相依。

床是一艘古老的客舟，在一条叫时间的河流上，顺水漂流。

茫茫的时间之河，客舟颠簸而行。麻布蚊帐是它张起的帆。

蚊帐是我祖母纺织的。麻布也叫夏布。八月，祖母从麻地里，用剥刀，把麻成捆成捆地剥来，在门前水池里泡两天，挤净水，搭在长板凳上，一条一条，夹在剥皮刀上，用力拉扯，刮净青色麻皮，留下麻丝。洗红薯的大木桶，家家户户都有，泡上石灰，把麻丝浸泡几天，捞出来，木棒槌噗噗噗地捶麻丝，把石灰水挤压了出来，又放在清水里泡两天，挂在竹竿上暴晒。麻丝发白，打了蜡一样，闪闪发亮。祖母用两个摇槌，咕噜噜地转，纺织出比针还细的麻线。后院，有一间偏房，那里有一架老旧的织布机。织布机是用老樟木做的，上了桐油。织布机分梭架、挂布架和踏脚。我的职责是给祖母扇蒲扇。梭在她手上，跑来跑去，像两条饥饿的鱼，忙于觅食。古老的织布机，和我的祖母，在燥热的初秋，带来了古老的歌谣、疲惫的歌谣。整个院子里，织布机啾呀啾呀的转动声，从早晨响起，一直到黄昏披下简朴的蓝衫，歌声才被一群乌鹊驮进鸟巢。我陪着祖母说话，看着汗液从她蓝靛的对襟衣背部，湿出来，先是一个小圆圈，慢慢扩大，直至整块后衣裳，而后，汗液慢慢消失，衣裳上印出一朵盐汁绘就的白花。

“你以后要讨一个脾气好的人，做你老婆。我要看到你生了儿子，我才会走。”我还是十多岁的时候，我祖母便给我说这些话。那时，她还是七十出头。她的头上盘了一个发髻，她有些老花，看人的时候，手抬起来，遮着眼角的光。祖母终究没看到我娶妻生子。她走的时候，我都二十四岁了。她病了半年多，卧

在厢房的平头床上。有一天，我一个人在上饶县城的大街上闲逛，突然想回家，寻思着，今天不回家，可能看不见祖母了。我搭上最后一趟回镇里的班车。到了家，已是晚饭之后。饶北河两岸，笼罩在一片灰色的雾霭之中。晚秋的黄昏来得早，雾霭从山上泻下来，灌满了盆地。村子里的灯光，浮在雾霭里。蝉在大樟树上吱呀吱呀，叫得歇斯底里。我们一家人围在祖母的床前。灰白的蚊帐收了帐帘。祖母静静地靠在我祖父怀里，躺在床上，眼睛偶尔睁开，像在寻找什么。她已全身不能动弹，哪怕侧一下头。祖父不停地叫着祖母的名字：“荷荣，荷荣。”祖母没有丝毫反应，眼角流下了最后两行泪水。祖父抱着她，手掌盖在她的脸上，说：“走了，不会回来了。”祖父始终没有流眼泪，语气也只是低低的，眼神呆滞。一个在他身边熟睡了六十多年的人，再也不会醒来。

依照饶北河流域的习俗，老人生前用过的衣物、床上用品，在烧路纸的时候，也要一同烧掉。在村口的丁字路口，祖母的衣物、蚊帐、草席、草席下的稻草，和草纸一起烧。祖父一直抱着草席，舍不得扔下火堆。这些带着祖母气息、汗液、体温的物件，在清晨寒露来临时刻，被一缕缕的黑烟带走。但祖父还是执意留下了祖母的一件棉袄和一双棉布鞋。每天早上，祖父用鸡毛掸子，把棉袄棉鞋掸一遍，隔几天，拎到屋檐下翻晒。这是他唯一要做的事。祖母走了几天，祖父便说，床怎么那么宽呢，一个人睡起来，像睡在桥上，会滚下去，落到水里。有很多天，他不睡

觉,坐在床上,抱着双膝,看着窗外四方格的天空。他怕冷,给他加被子,还是冷。他抱着双膝,轻轻地唤:“荷荣,荷荣。”这个叫荷荣的女人,是他身体的另一半。她走了,他完全空了。床上她睡的那一半,被冰水和寒风取代。他睡在一个冰窟里。两年后,他也走了。空寂的厢房,再也没有任何声音。床空空的,挂着的蚊帐落满了灰尘。

想想,我多懊悔。我应该早早娶妻生子。祖父祖母始终没看到我拖儿带女回家。他们抱憾而去。我住在县城一个招待所里,和徐勇合住一个房间,写毫无意义的诗歌。简陋的房间,只有两张床和一张写字桌。虚妄的青春被诗歌所填埋。后又转到市区,在棺材坞住了几年。也一直一个人住。结婚之后,我住到了白鸥园。我女儿骢骢出生,是在市立医院。我从医生手中接过女儿,放到床上的时候,我想起了我的祖父祖母。女儿裸身被一床小包被裹着。肥肥胖胖,肌肤如脂。半年后,或许因为过于劳累,我得了严重的失眠症。我多么惧怕床。床给我的,不是安眠,而是焦躁和煎熬。我在床上躺一个多小时,又下来,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在地板、沙发和床之间,我犹豫地选择,身子安放在哪儿适合呢?我羡慕那些倒头落枕便鼾声四起的人,羡慕边吃饭边打瞌睡的人。看了很多医生,吃了很多药物,都没有效果。我便想,可能我是一个和睡眠没有缘分的人,我是一个必须承受床带给我煎熬的人。床是一口热锅,我是锅里的一只蚂蚁。很多时候,我一个人站在窗口,看着夜色消失,天空发白,直至街

上熙熙攘攘。聪聪出生前三年,我完全放弃了写作。得失眠症之后的一年,我整理出书桌,重新写。我觉得我心里有很多毒素,需要通过文字排泄出来,不排出来,我会中毒身亡。我也不理会失眠症,躺在床上读半夜的书,再下床写半夜的文字。夜晚是美好的,虽然夜晚让我精疲力竭。对于一个无眠的人来说,躺在床上,苦苦地等待黎明,是绝望尽头的希望。患了整整两年失眠症,让我深深明白,一个倒床而卧的人,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。失眠症也给我埋下心理疾病:我睡觉,不能有响动,不能有光,认床认枕头。我小孩和我同床,也一夜无眠。小孩翻来翻去,踢被子,把脚搁在我身上,我起身,把小孩理顺了,我已睡意全无。我的小孩,在床上得到的父爱,很有限。这让我愧疚。我离开家,第一夜,很难入睡。对一个热爱孤身远游的人来说,这是神对我的惩罚——床给我恬美,也给我梦魇。这是床的魔咒。

应该是这样的。造物主也是这样安排的。每一个人,一生都有自己相爱的人,床便是爱的舞台。床是爱的神龛。床上有爱神降临。两个相爱的人,在床上,轻轻地舔着耳根,说温软的话,两束玫瑰肆无忌惮地怒放,是人间至美。我曾写:“在深处的冬夜,我尝试把灯安放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。灯光可以照见我,同样可以照见你。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,不是互相取暖,而是人生的交叠。”现在,我要告诉这个人,这个使我怒放、同我交叠的人,是一个比我自己还重要的人。是神,在人世间的唯一替身。

月初，我回枫林看望父母，住了一夜。因我的疏忽，把房间客厅的窗户全打开，进来好多蚊子，我没办法入睡。夜空白光如昼，四野青黛。窗下的小水沟，有时间穿越而来的韵脚，悦耳。父母在楼下安睡。星辰在天上安睡。视野清澈如水。人世间，会有许多变故，而头顶的夜空如昨。我把屋子里的床铺，一张一张地收拾整理。一共八张。母亲听到了响动，起身上楼，说，被子都晒好了，不会发霉，你现在收拾，又没人来住。母亲瘦弱，完全佝偻了，狭窄的脸庞像一片焦枯的荷叶。我们看着空空的床，无话可说。我泡了一壶茶，和母亲临窗而坐。母亲说起了很多事。说，你父亲都耳背了，要叫好几声，才能听见。又说，种了两块地的菜，没人吃，都烂在地里。我听得心里很是难受。送母亲下楼，我又一个人喝茶，发呆，直至天亮。望着床，我又想起祖父祖母。他们离我而去，多年。我们从一张床，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又从一张床离开这个世界，到另一张阴湿的眠床，安睡，腐烂，肉骨不剩。

在床上，我们相逢。和世界相逢。和父母相逢。和兄弟姐妹相逢。和好友相逢。和我们相爱的人相逢。和我们的孩子相逢。床如温厚的双手，迎接我们的到来，就像山峰迎接日出一样。我们在臂弯酣睡，听心跳，听呼吸，那是一个多么温暖安详的世界。搂抱着我们酣睡的人，给我们添衣盖被的人，是最爱我们的人。和我们一起像火把一样燃烧的人，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在床畔陪伴一生的人，是和我们生命相随的人。有那么一天，我